

論文

論《笠山農場》之語言寫作藝術

翁小芬*

摘要

本文針對鍾理和《笠山農場》的語言寫作藝術，分別從語言風格及寫作特點進行論述。形成風格的語言有意象的語言、細節的語言、抒情的語言、樸實的語言。語言的特性有準確、生動、優美。其中「生動」的表現在於運用：飽含情感的語言；具體、形象化的語言；表現人物、聲調、感情、神態的語言；多種語言。「優美」的表現在於運用色彩美及聲音美。

關鍵詞：笠山農場、鍾理和、語言風格、寫作特點、寫作藝術

語言文字是構成文學作品的要素之一，也是讀者最先接觸的。它可以是語言的本身，也可以是小說中表現技巧，釀造氣氛，傳達思想，揭露主題的工具。如果作者駕馭得當，往往就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。

「語言風格」的定義，至今影響較大、較為學術界公認的觀點是「認為語言風格是語言運用中或言語實踐中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。」¹本文探討鍾理和在《笠山農場》中如何驅使語言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學風格，並說明《笠山農場》的語言特性。

一、語言的風格

鍾理和的作品有他獨特的風格，而語言的是造成語言風格的手段之一。綜觀《笠山農場》的語言，包含了「意象的」、「抒情的」、「細節的」、「樸實的」語言等四大類，「意象的語言」和「抒情的語言」是詩的語言、「細節的語言」是細膩的語言、「樸實的語言」是自然的語言，這些語言使《笠山農場》的風格在平實中見詩味，在抒情中展現自然之美。

以下就依不同的語言特色，來表現《笠山農場》的文學風格。

(一) 意象的語言

「五四」以後的小說文體起了很大的變化，其與傳統小說主要的不同點在於表現文風、詞藻、敘述格調等方面，但同時，在結構模式和塑造形象方面，也有了比較大的變化，如情節的淡化、詩與哲理因素的增強、某些極度

* 修平科技大學國文領域助理教授

¹ 張德明《語言風格學》，高雄，麗文文化公司，1995年10月，頁21。

誇張乃至變形形象的出現等等。

小說文體之所以改變，主要是新時期的小說家有了一種發自內心的期許，希望最大限度地發揮小說藝術的敘述功能，並能對外部世界和自身的意識獲得最佳的語言表現，而這種情勢和要求，就是構成當代精美的小說語言的一種最重要的前提條件。²

所以隨著文體變遷的需要，小說語言不應只是強調功能結構，而必須更加接近於詩的表現性修辭，其具體的表現就是在小說的新敘述方式中，逐步減少具象描摹而突出其主觀感受。

西方以及我國「五四」以來，有許多優秀的作家能在小說語言的表現上突出自己的主觀感受，鍾理和在閱讀這些作品後也深受影響，使《笠山農場》的語言能夠構築出一種符號化的意象，讓人在象外之象中，獲得更多的領悟和想像，使作品實現象徵性的藝術追求。

《笠山農場》中關於意象的表現手法很多，各有其深淺層次的不同，以下分作三個層次來進行說明：

1. 第一層次

第一層次是鍾理和最慣用的「譬喻」，他喜歡將一事物比擬成另一件事物，所以在他的語言中，「像」、「彷彿」、「有如」、「似」等字眼層出不窮。

例如《笠山農場》一開始，描述：「這是一面不很急的斜坡，像刮過的臉孔一樣，已開墾成一塊乾淨的地面。」(第一章，頁 1)作者把開墾過的斜坡比作刮過的臉孔，表現地面的乾淨；隨後，又如：「河裡大石縱橫錯亂，彷彿一群出了欄門的牛，摩肩擦背，秩序紊然。」(第二章，頁 33、34)將河裏大石的傾瀉比喻一群出了欄門的牛勇猛、紊亂；另外，還有：「兩位朋友說來說去，彷彿一隻老鷹在雲端裡畫圈圈，畫著畫著，既沒有頭緒，也了無結局。」(第五章，頁 55)、「蒼鬱的樹木，像是青色帷帳，從河兩岸垂覆到河面。」(第五章，頁 55)、「氣根雜駁分生，好像老祖父沒有修飾過的鬚鬚。」(第五章，頁 56)……等等，不勝枚舉。

這是「以物比物」，「以實比實」的寫作手法，它往往會將意境局限住，所以不是成功的表現方法。

2. 第二層次

鍾理和跳脫第一層次的限制，進入了第二層次「以實比虛」、「以虛比實」的境界。

² 傅騰霄《小說技巧》，台北，洪葉文化，1996年4月，第七章〈語言--小說的詩情畫意〉。

例如：《笠山農場》的首頁，描述：「藍衫漿洗得清藍整潔，就像年輕女人的心。」(第一章，頁 1)將藍衫漿洗過後清藍、整潔的實在感覺，映照到藍衫裏那顆年輕女人的心，那顆年輕的心是清朗、活跳的；又如：「那滔滔不絕的水聲，那彷彿流向不可知的另一個世界裡去的洪流，它有如在劫後荒涼的廢墟上四處徬徨的野獸，在聚群狂吼——向虛寂和毀滅的世界……」(第十一章，頁 167)以虛比實，再以實比虛，將水聲比擬成洪流、野獸，由洪流的不知流向和野獸的徬徨、狂吼，象徵著虛寂和毀滅；以及：「山野籠罩在輕淡的紫靄中，好像少婦新浴，嬌羞滿面，含情脈脈。」(第二十一章，頁 277)以實比虛，將籠罩在雲靄中的山野比擬成少婦的嬌羞。

3. 第三層次

第三層次是作者在情思起伏時面對事物所產生的感觸，將情物合一而成最有意境的景象。

例如：「致平有點不願到農場來。看上去，那層巒疊嶂和一望無際莽莽蒼蒼的大管林，似乎就是衝著他的鼻子擺在那裡，使他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。而那有壓倒之勢的永恆的沉默和荒涼的深邃，尤其使他氣餒。」(第三章，頁 21)由於致平心裡不快樂，所以面對自己所感悟那一份自然界的沉默與深情感就更具象了。又如：「一陣溫暖的風輕輕吹過，草蟲的狂熱的嘶叫聲撒遍田野。」(第十五章，頁 205)致平深深傾戀著淑華，當他親近淑華時，血液澎湃，有如在田野間狂熱嘶叫的草蟲，達到情景合一的境地。

鍾理和意象語言的表現，足見其強烈的感性色彩，能觀察入微，將生命中的點滴注入其文學中，使作品具有個人感知的標記。

(二)細節的語言

在情節與情感的相互調和上，鍾理和在《笠山農場》的寫作上，相當重視細節的鋪陳，不管對人物的性格、語言、行動、肖像、自然環境、社會環境等等，都能細心去觀察體會，以細節性的文學語言描繪出具體真實的人物形象和外在環境。

例如：第四章中，一班泥水匠在外壁上灰，取笑致平說：「梁燕妹你重意麼？那是頭號的水桶！娶媳婦就得挑這樣的娶。」(頁 26)致平不以為意，因他從未仔細打量過燕妹，忽然，燕妹迎面而來，他記起泥水匠說的「頭號水桶」那句話，遂用貪婪好奇的眼光打量著燕妹，他發現燕妹散發著健康煥發的美。致平游移的視線是這樣的：

一條優美的曲線，自她的髮髻一直流到腳趾；那是一條軟軟的，但又繃得緊緊的起伏。然後他的眼睛停留在她的肩部。那是圓圓的，柔弱

無骨，它前下邊的胸脯是那樣的豐滿，由這裡不住散發出一股魅人的力量。(第四章，頁 27)

作者仔細描繪燕妹在面對致平視線的濃重壓力下，身體的曲線和變化。像這類細節性的語言描寫，在《笠山農場》的整部作品中多處可見，可見附錄四，以下不再論述。

(三)抒情的語言

文學語言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具有抒情性。文學語言抒情性的強與弱，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作品感染力的強與弱。所謂的感染力，指的是感動讀者的力量。

如何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情感來，當然就必須靠作者的文學技巧。歸納來說，增強文學語言抒情性的方法不外乎四種：即情溢言表、情蓄言中、情隱言外、情融意境四種。所謂情溢言表，就是語言所傳達的思想情感十分鮮明，彷彿情感直接由字面宣洩而出。情蓄言中則與此外露的情感大異其趣，而是將情感蘊含存蓄在詞語之中。至於情隱言外，則是作者的旨趣不在字面上的具體描述中，卻是隱寓在文字之外。而所謂的情融意境就是指用抒情性的語言，創造一種意境，作品的思想情感正結合於其中。³

《笠山農場》的語言充滿著濃厚的抒情性，其語言情感是內斂含蓄的，隨著不同的人物、情節與場景的更迭，表現出對人、事、景、物的情感，從而反映客觀現實。由於整部作品具有濃鬱的抒情色彩，所以能夠以情動人，引起讀者感情上的共鳴。

《笠山農場》充滿抒情性的語言，可以從文中借景、借事、借物的抒情方式，以及直接描述人物情感和描繪人物情狀中表現出來；也可以由意象語言、細節語言和大量的語氣詞烘托出來。其中的意象語言是作者內心的真實感受，鍾理和善以意象語言來呈現自己的情思，使讀者發揮更大的想像空間，讓作者與讀者的情感交會於充滿意象的景境當中。細節語言也是一種發抒情感的方式，《笠山農場》重視細節的鋪陳，使情節發展的節奏趨緩，情節也迂迴環繞在一個細緻的焦點上，增加了抒情的效果。語氣詞是表達人物情感的手段，《笠山農場》中人物的對話擅於利用語氣詞來表達情感，其中以哼、啊、哎喲、啊喲、哎呀、啊呀、唉等感嘆詞最富有濃厚的意味，它可以使人物的感傷、歡樂、無奈、氣憤等種種情緒，躍然紙上。

總觀《笠山農場》的抒情方式，多屬內隱的形式，由情蓄言中、情隱言

³ 李潤新《文學語言概論》，北京，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，1994年10月，頁22至27。

外、情融意境中，表現作者含蓄內斂的情感。

(四)樸實的語言

樸實的語言，就是要求用語質樸實在、大方自然，不要刻意雕琢，矯揉造作。鍾理和一生愛他的鄉土，愛他的國家，他用真誠的態度生活和創作，使作品呈現真摯樸實之感，故張良澤曾言：「在鍾理和的作品裡沒有過分的誇張與矯飾的情感，字裡行間流露出一股樸實醇厚的氣息。」⁴

確實，《笠山農場》中鑲嵌了客語方言、山歌和諺語，突顯客家的地方色彩，以平實的文學語言將人物的一言一行真實簡單地描繪出來，使作品呈現出自然、質樸的風格。

《笠山農場》中雖有觀念性的陳述，但從整部作品來看，作者著重事實的描寫，平鋪直敘的句子佔了大多數。在這些瑣碎細微的事件描述中，雖也巧妙地融合譬喻的修辭手法，使事件和人物的感情更形象化，但這些譬喻給人十分親切、生活化的感覺，例如：「河裡大石縱橫錯亂，彷彿一群出了欄門的牛，摩肩擦背，秩序紊然。」(第二章，頁 13、14)、咖啡就「像茼蒿菜」，或「像黃梔子」(第三章，頁 19)、「在這裡，如果時間不是沒有前進，便像蝸牛一般進得非常慢。」(第三章，頁 23)、「一切都還保留得古色古香，一切都呈現著表現在中國畫上的靜止，彷彿他們還生活在幾百年前的時代裡，並且今後還預備照樣往下在過幾百年。」(第三章、頁 23)、「假使他的手頭積有幾個錢，那麼這些錢就使他一下子年老幾十歲，好像他已是鬢髮斑白，兒孫繞膝了。」(第三章，頁 24)等等，這些譬喻都以鄉村生活中的景物作為對象，自然貼切，將《笠山農場》表現得自然、含蓄而不浮誇，呈現出農村的純樸風格。

《笠山農場》的語言風格，它運用了意象的語言、細節的語言和抒情的語言，將整部作品營造出濃厚的抒情效果。並以樸實的語言，平易真實地刻劃風土人物的淳厚之美。使《笠山農場》帶著悠緩平和的抒情效果，又呈現出樸實、自然的特色，因此，整部作品是屬於比較自然、含蓄的風格。

二、語言的特性

文章語言應該具備準確、生動、優美的特性，它們既是普遍適用的要求，又側重適用不同文體、內容、風格的文章。《笠山農場》的語言運用也能符合這些特性，說明於下：

(一)準確

⁴ 張良澤〈鍾理和作品論〉，《中華日報》，1973年12月14日。

準確，就是用正確的語言表達方式確切地表達意思。它包括兩層意思，一是使用語言表達的方式要正確，二是表達意思要確切。⁵

《笠山農場》能以明確的語言，描述出所要表達的意思和所要刻劃的對象。例如：第一章(頁 4)中，描寫劉致平和胡捷雲由下庄來巡視農場時，中途拜訪淑華的姨丈——黃順祥的經過，首先，作者描述主人黃順祥的住處是「傍山面河的幾間蓋茅的山寮」；其次，描繪黃順祥的樣貌，說他「四十多歲，看上去有點樞僂，一對紅沙眼，彷彿從沒有睡過一個好覺，兩片薄嘴唇經常被檳榔汁染得血一般紅。」；再次，刻劃劉致平進屋時的動作和面容，他一進屋便「揀靠門的圓木凳坐下，摘了頭上的大甲帽往身邊的大板凳一扔，然後在屁股邊扯下臉帕揩拭額角上臉上的細汗珠；他的白皙的臉孔也已透紅了。」然後，黃順祥盡地主之禮，「由斷了嘴的茶壺倒了兩杯濃得發黑的茶遞給兩個青年。」

這裡指明黃順祥家的地理位置是「傍山面河」的，而且用「茅」草建蓋而成；黃順祥的年齡約「四十多歲」，雙眼佈滿血絲，有如「紅沙眼」一般，雙唇很「薄」，由於有嚼檳榔的習慣，所以被檳榔汁染得「血」一般紅；當劉致平走進黃順祥家時，致平自「靠門處」拿了張「圓木凳」坐下，然後將「頭上」的「大甲帽」摘下，丟在「大板凳上」，隨後取下「屁股邊」的臉帕，拭掉「額角上」的「細汗珠」，此刻，他的臉色已由「白皙」變成「透紅」了；黃順祥見致平和胡捷雲進來，連忙取來「斷了嘴」的茶壺，並遞了「兩杯」「濃得發黑」的茶給他們。

運用了準確的詞彙表達出確切的意思，具體指出人物的年齡層，以及事物的顏色、厚薄、位置、形狀、名稱、數量等等，沒有模稜兩可，含糊其辭，使所表達的意思清楚鮮明，讓讀者能準確無誤地領會出來。

(二)生動

生動，就是文章的語言生動活潑，它可以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，增加文章的效用，而《笠山農場》的語言，從以下幾方面可以表現出生動的效果：

1. 運用飽含情感的語言

就是用詞語去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，使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達到和諧統一。這在《笠山農場》中可以看得出來，例如：致平對劉少興經營農場的方法和態度一直不能認同，他憤慨地說：「這是我爸一貫的作風：新事業，老法子！」(第一章，頁 5)他的聲氣裡表露著內心不滿的情緒。……「這也是他的

⁵ 劉世劍《文章寫作學--基礎理論知識部份》，高雄，麗文文化，1996年4月，頁233。

作風之一：趕！」(第一章，頁 6)劉致平揮揮手，粗暴地說，說完便哈哈大笑。這裡簡潔而鋒利的對話文字中，表露出致平強烈的批判和壓抑的情緒，直到最後揮手，粗暴地說乃父的另一個作風時，整個心緒由痛定思痛和絕望中擺脫出來，說完後大笑幾聲，笑聲中有著釋然般的嘲諷。氣氛的轉折非常快，將個人的生命價值和衝突寓於語言之中。

另外，標點符號運用問號和感嘆號；詞語運用語助詞；句式運用反問句和感嘆句，也能使文章表達出強烈的情感，達到語言動情，自然生動的效果。

2.運用具體、形象化的語言

具體、形象化的語言，能夠引起讀者的想像和具體的感受，所表達的內容也較鮮明生動。例如：《笠山農場》第二十章(頁 270)中描述著，在足足下了四、五個月的雨後，「山岡、草木、地皮都濕濡而腫脹，像一隻爛蘋果。」此刻，咖啡長得更高、更茂、更肥、更綠，正旺盛地發育著，它「那生機有如泉水，一刻也不停地噴發著而不可壓抑，彷彿即可以聽見汁液在樹表皮下面正明朗的歌唱，暢快的流動。」這情形是令人歡欣而鼓舞的。

此處運用了立體的語言，將下過了一季雨的山岡、草木和地皮，比作一隻濕濡而腫脹的爛蘋果，把咖啡旺盛的生命力比作源源不絕的泉水，還用擬人的方法，將咖啡樹表皮下流動的汁液，寫得暢流快速，像人欣喜若狂地唱著明朗的歌聲，使景物形更加象鮮明生動。

3.運用表現人物語言、聲調、感情、神態的語言

「口語」是表現生動語言的一個重要因素。魯迅對此曾說：

倘要明白，我以為第一是作者先把識似非識的字放棄，從活人的嘴上，採取有生命的詞兒，搬到紙上來；也就是學學孩子，只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。(《人生識字糊塗始》)⁶

好的口語和敘述語能製造出如臨其境，如見其人的效果，將人物的語言、聲調、感情和神態表露出來，而《笠山農場》的語言也有這樣的特點。例如：第四章(頁 34、35)，致平與淑華為了菅草裡的樹枝起爭執的經過是這樣的：

致平：用手裡的棍子點著菅草堆，責備地說：「你看！你們菅草裡有樹枝。

你們不知道農場叫你們一定要留下小樹木嗎？」

青年：一個又瘦、又小，眼睛卻很大的青年，他謙遜地搔著後腦袋，一邊賠著笑說：「嗯，樹枝倒有幾條，都是不小心砍了的，包在菅草

⁶ 劉孟宇、諸孝正《寫作大要》，廣東，中山大學出版社，1984年10月，頁104。

裡看不清楚嘛。」

致平：「假使大家都像你們這樣，你想想，農場讓你們伐菅草有什麼益處？」

淑華：傲然地說：「請你說話客氣點兒，好不好？」

致平：向淑華注視片刻，然後說：「我想我說的話一點也沒過分。」

淑華：微怒地說：「你說話就欺人！現在，請你再仔細看看，是不是光是我們的菅草裡有樹枝？」

這裡將致平、青年、淑華三人不同的聲調、感情和神態，生動地表現出來。致平：聲調微揚、不悅、直視對方；青年：聲調平和、謙遜、賠著笑臉；淑華：聲調高昂、微怒、傲然。給與讀者真實的感受，也使作品更為生動。

4.運用多種語言

《笠山農場》運用了白話語、客語、諺語、山歌、童謠和北京語系的兒化詞語，使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更富於變化，達到生動的效果。

(三)優美

優美是對文章語言更高層次的要求，主要是對語體而言。它要求美化語言，從而強化整篇文章的美感作用，使之能更有力地吸引讀者，打動讀者。

文章語言優美，主要有色彩美和聲音美。⁷生活本身是豐富多彩、有聲有色的，也應使用色彩繽紛、韻律動聽的語言去表現它。

關於《笠山農場》在色彩美和聲音美的語言表現，內容如下：

1.色彩美

色彩美，要求通過色彩的描畫，摹寫出事物的真實面貌，把讀者帶入那種色彩的氛圍中去。如《笠山農場》第一章中的一段描寫：「兩人都穿著藍長衫，袖管和襟頭同樣安著華麗的彩色蘭干：藍衫漿洗得清藍整潔，就像年輕女人的心。……頭上戴的竹笠，有一頂是安著朱紅色小帶的，卻同樣拖了一條藍色尾巴……」（頁 1）藍色、朱紅色等各種鮮明的色彩相互映襯，烘托出年輕女子的心境。又如第二十章中，描繪咖啡葉片上斑點顏色的變化：「它是圓的，淡黃色的。後來圓形漸漸擴大，不久，就有指頭大小，隨著，顏色也加深了，由開始的淡黃而深黃，而黃褐，而後則變成深褐，就像被香煙頭燙焦了一塊似的。」（頁 269）完全圍繞著病變斑點的顏色在打轉，由淡黃—深黃—黃褐—深褐，病變顏色的變化令人憂心不安，從色彩上表現出沉重、壓迫、恐慌的環境氛圍。

⁷ 劉世劍《文章寫作學--基礎理論知識部份》，高雄，麗文文化，1996年4月，頁249。

2. 聲音美

語言的聲音美，指文章語言讀起來音調要和諧，節奏要明快。音調和諧，就是讀起來要朗朗上口。首先要講求的是節奏明快，也就是要注意句子的長短搭配，注意句中的停頓，語調的緩急，使長短相間，停頓有節，緩急適宜。如第四章中，描寫女工們做活的情況：「女工們排成一列，鐮刀此起彼落，叭喳！叭喳！菅草成把的向一邊倒下來，她們的一著可用兩色分開；青藍和赤銅色；笠上一律包著藍洋巾；手足都用有一排瓜子形的黃銅鈕釦和黑裹腿，手套，和膠底鞋武裝起來。」(頁 28)和第八章中，饒福全面對磨刀河的茫然：「河水正不絕地，潺潺地，神秘地低語著，說著些他聽不懂的什麼話。在更遠的地方，不時揚起男工們那發瘋似的無拘無束的歡叫。」(頁 117)以上兩段描述，交叉著長句和短句，表現出女工們工作的幹勁，和饒福全面對遠、近流水的心思，語句急緩適宜，停頓有節，讀起來能夠朗朗上口，具有音樂的美感。

對於節奏的進一步要求，則是語言表現的節奏感要與文章的內容、情緒相契合，使讀者產生和文章內容相一致的心理節奏。如：「等阿康把三條鱸鰻洗淨、剖開、切好，貴和也把東西借來了：一隻鍋一包鹽，一塊薑，幾隻碗。另外還帶來一瓶——酒！」(第八章，頁 113)用了一連串的短句，使動作和物件一個跟著一個迸出，產生節奏極快的節奏感，將烹煮鱸鰻快速的動作和輕快愉悅的心緒刻劃出來。

總結上述，《笠山農場》的語言能符合寫作的要求，運用準確、飽含情感、具體、形象化、多種語言、色彩美和聲音美的語言，以及能夠表現人物語氣、聲調、感情和神態的語言，使作品的用語呈現出準確、生動、優美的效果，這是鍾理和在語言寫作上成功的地方。

參考書目

- 張良澤〈鍾理和作品論〉，《中華日報》，1973 年 12 月 14 日。
- 劉孟宇、諸孝正《寫作大要》，廣東，中山大學出版社，1984 年 10 月。
- 李潤新《文學語言概論》，北京，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，1994 年 10 月。
- 張德明《語言風格學》，高雄，麗文文化公司，1995 年 10 月。
- 傅騰霄《小說技巧》，台北，洪葉文化事業，1996 年 4 月。
- 劉世劍《文章寫作學--基礎理論知識部份》，高雄，麗文文化，1996 年 4 月。
- 鍾理和：《鍾理和全集》(1~6)，春暉，1997 年 10 月。